

边缘人的战争

不顾一切地挣扎，不顾一切地去赢！

[英] 肯·福莱特 著
彭月明 译



KEN FOLLETT

The Hammer of Ede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边缘人的战争

[英]肯·福莱特 著 彭月明 译

KEN FOLETT

The H... of Eden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缘人的战争 / (英) 肯·福莱特 (Ken Follett)

著; 彭月明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书名原文: THE HAMMER OF EDEN

ISBN 978-7-5594-1462-5

I. ①边… II. ①肯… ②彭…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7417号

THE HAMMER OF EDEN copyright © 1998 by Ken Follett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中文版权©2018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10-2012-580号

书 名 边缘人的战争

著 者 (英) 肯·福莱特

译 者 彭月明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周 娇 黄迪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355千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462-5

定 价 6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Part 1 四个星期 / 001

Part 2 七天 / 201

Part 3 四十八小时 / 419

Part 1
四个星期

每当他躺下睡去，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

一片松林密密层层地掩映在山上，就像生长在熊背部的厚厚的软毛。山间空气清爽，天空蓝得醉眼。距离山路几英里的地方，横亘着一座僻静的山谷。山谷两壁陡峭，谷底流淌着冰冷的河。在河边不为人知的冷僻角落里，一个阳光充足、面朝南方的山坡已被开垦，齐齐整整地种上了几排葡萄藤。

每每想起那个地方有多美，他感觉自己的心都快碎了。

一行人在葡萄园里缓步行进，精心打理着葡萄藤。其中有青年男女，也有小孩。他们是他的朋友、爱人、家人。一名女子笑了起来。她身材高大，生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他对她存有特殊的温情。她回过头来，笑靥如花，笑声清脆高昂，如鸟啼般响彻山谷。几个小伙子一边干活，一边默默地唱念着颂歌，祈求山谷和葡萄藤的神灵，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好收成。几根巨型木桩竖立在他们的脚边，让人联想起二十五年前伐木开荒的艰辛。土壤为石质土，但这并不坏，因为石头可以保存阳光的热量，温暖葡萄藤根，使它们不至于被严寒的冰霜冻坏。

一群木建筑密密匝匝地坐落在远处，虽则其貌不扬，但是足够坚实，经得起风雨。一户人家的厨房里升

起了炊烟。一个女人在空地上教小男孩箍桶。

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

这里地处偏僻，得天独厚，又有虔心祈祷的庇佑，因而保持着古朴纯洁的风貌，居民们远离尘嚣，无拘无束。山谷外面的世界则早已墮落到了腐败、虚伪、贪婪、污秽的泥潭里。

但是如今，这里的风景变了。

山谷里蜿蜒奔腾的冰冷溪流不见了，原本潺潺的水声已然静默，原本湍急的水流戛然而止，原本灵动的一泓清水俨然一汪死寂的黑潭，生机全无。黑潭的边缘看似浑然不动，但只要看一会儿别处，再看看潭水，就会发现潭水变宽了。很快，由于水位上涨造成的逼仄，他不得不退到山坡上较高的地方。

他不明白为什么别人没有注意到上涨的潮水。眼看着潭水已经漫上第一排葡萄藤了，他们就跟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蹚着水继续干活。房子被水团团围住，渐渐吞没。厨房里的炊火已被浇灭，箍好的空桶被不断上涨的潮水推挤着，漂到了对岸。他们为什么不跑？他心里问自己，呛水的恐慌如鲠在喉。

此时此刻，天光暗淡，铁色的云团布满天际。冽风鞭打着人的衣襟，但葡萄园里的人依然沿着藤蔓，躬身劳作，起身伸腰，彼此微笑，像往常一样亲切交谈着。他是唯一能察觉到危险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抱起一两个，甚至三个小孩，不让他们溺水。他试图跑过去救女儿，但是却动也动不了，脚陷在泥里了。他的心里充

满了恐惧。

在葡萄园里，潭水渐次漫上了人们的膝盖、腰部，乃至脖子。他试图冲着至亲至爱的人大喊，叫他们赶紧逃命，否则须臾之间性命就不保了。但是他张开嘴，扯破了喉咙，就是发不出声音。恐惧彻底把他攫住了。

潭水灌进他张开的嘴里，呛得他无法呼吸。

就在这时，他醒了。

第一章

一位人称“神甫”的男子摘下宽边牛仔帽，放在胸前，放眼凝视着一马平川、尘土弥漫的南得克萨斯州沙漠。一簇簇低矮且长满刺的牧豆树和灌木蒿从各个方向延伸到一望无际的远方，虽则给沙漠增添了一丝绿意，但反而彰显了这里的肃杀。在神甫的面前，一条车辙累累、宽十英尺的垄状小径从灌木丛中穿过。当地的西班牙裔推土机司机称这种小径为“森德罗斯”^①，森德罗斯原本凹凸不平，正是他们用推土机在上面铲削出了平整的直线。小径的一边，亮粉色的塑料标志旗飘扬在低矮的电线杆上，每两面旗之间的距离正好为五十码。一台卡车滞重地行驶在小径上。

神甫必须偷走这台卡车。

他第一次偷车是在十一岁，偷的是一台1961年产的林肯大陆，车子还是崭新的，雪白锃亮。车主把它停在洛杉矶南百老汇的洛克希剧院门外，钥匙还插在仪表板上。当时的神甫还没有现在这个雅号，而是叫里奇。他坐在驾驶座上，几乎看不到车窗外。虽然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他几乎全身湿透，但他还是把车

^① senderos，意为小路。

子开了十个街区，满脸自豪地把钥匙交给了人称“猪脸”的吉米·莱利。莱利给了他五美元的奖励，开车载着女友兜了兜风，然后在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上撞废了这台车子。正是这件事情，使里奇顺利加入了“猪脸帮”。

但是眼前的卡车并非普通的车辆。

就在他观望的时候，驾驶室后面的大功率机器缓缓地把一块六平方英尺的巨大钢板放到了地面上。机器的运转暂停了片刻，接着，他听到了一阵低沉的隆隆声。钢板开始有节奏地敲击地面，在卡车周围扬起一片沙尘。他感觉到自己脚底的地面正在震动。

这是一台地震振动器，这种机器会向地壳发送冲击波。神甫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学过偷车，但是他是自己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他知道地震振动器是怎么工作的。它的原理跟雷达和声呐差不多。冲击波会被地球内部的物质——比如岩石和液体——反射，然后反弹回地表，被地震检波器之类的监听设备接收。

神甫就职于操作地震检波器的团队。他们已经在方圆一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安装了一千多个地震检波器。每台机器之间的间隔都经过了精确的设定。每次振动器工作的时候，反射的冲击波都会被检波器接收，由拖车上的一名监测员记录下来。人们把监测员乘坐的拖车称为“狗窝”。接下来，监测员们记录的所有数据都会被汇总到休斯敦的一台超级计算机里，用来制作地表以下的三维地图。制作好的地图会被卖给一家石油公司。

振动器的声音越来越尖，给人的感觉就像远洋班轮的大功率发动机在加速时发出的噪声；接着，声音突然消失了。神甫沿着小路跑到卡车边，眯着眼睛，以免滚滚沙尘飘进眼里。他打开车门，爬

进了驾驶室。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矮胖的黑发男子，此人三十来岁。

“嘿，马里奥。”神甫一边说，一边钻进副驾驶座。

“嘿，里奇。”

理查德·格兰杰是神甫的商业驾照（B级）上的名字。驾照是伪造的，但是姓名是真的。

他带着一盒万宝路香烟，那是马里奥平常抽的牌子。他把烟盒在仪表板上磕了磕。“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嘿，伙计，你不需要给我买烟的。”

“我老是蹭你的烟。”他把打开的烟盒从仪表板上拿起来，摇了根烟出来，放进自己的嘴里。

马里奥笑了：“你干吗不自己买烟抽？”

“我才不自己买呢，抽不起烟。”

“你真是个疯子，伙计。”马里奥大笑起来。

神甫点燃了香烟。他总是很擅长和别人相处，让别人喜欢他。在他从小长大的街头，如果有人看你不顺眼，你就会挨揍，而他刚好又是个身材矮小的孩子。因此，他培养了敏锐的直觉，能够洞察别人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不管这种东西是尊重、羡慕、幽默，还是其他——然后迅速地投其所好，这已经形成了习惯。在油田里，人际关系的黏合剂是幽默：一般是嘲讽，偶尔带着巧劲，时不时就要开黄腔。

尽管神甫只来了两个星期，但他已赢得同事们的信任。只不过，他还没有想出办法来偷地震振动器。而且，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得手，要不然到了明天，这辆卡车就会被开到七百英里以外的新地点，也就是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附近。

他心里已经有了个不成型的计划，就是搭马里奥的顺风车。

路上要花两三天的时间——这辆卡车重四万磅，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速度为每小时四十英里左右。在中途，他会想办法把马里奥灌醉，或者使点别的伎俩，然后把卡车偷走。他本来希望自己能够想出更好的计划，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点灵感也没有。

“我的车要坏了，”他说，“你明天能顺便把我载到圣安东尼奥吗？”

马里奥流露出惊讶的表情：“你不直接去克洛维斯吗？”

“不了。”他挥了挥手，指着眼前荒凉的沙漠景观，“我就想到处看看，”他说，“得克萨斯州太美了，伙计，我一辈子也不想走。”

马里奥耸了耸肩。干这一行的人就喜欢到处走，瞎折腾，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没问题，我明天开车送你。”载客是违反公司规定的，但是马里奥总是这么做，“你到时候在垃圾场等我。”

神甫点了点头。垃圾场是一座荒凉的小山谷，那里堆满了生锈的皮卡车、破烂的电视机和被虫蛀坏的床垫。地点就在最近的城镇夏罗的郊区。没有人会看到马里奥来接他，顶多只会有几个小孩子在那里用点22口径的来复枪打蛇。“几点钟？”

“就六点半吧。”

“我会带咖啡过来。”

神甫需要这辆卡车。他觉得，他生活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辆卡车上。他恨不得马上抓住马里奥，把他扔出去，自己把卡车开走。但是，这样做一点好处也没有。首先，马里奥比神甫年轻将近二十岁，可能不那么容易扔出去。其次，这次偷窃行动必须在几天之内保持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因为神甫需要把卡车开到

加利福尼亚州，在全国警方被惊动，并派出警力寻找失窃的地震振动器之前把它藏好。

无线电里传来哔的一声响，这说明“狗窝”里的监测员已经查看了上次振动的数据，没有发现异常。马里奥将钢板升起，发动卡车，向前行驶了五十码，正好在下一面粉色标志旗的旁边停了下来。接着，他再次放下钢板，发送准备好的信号。神甫仔细观察着，就跟之前几次一样。他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记住马里奥操纵控制杆、扳下开关的顺序。要是以后有什么地方不记得了，那就没有人可以问了。

他们等待着“狗窝”发来信号，以便开始新一轮振动过程。其实卡车司机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监测员一般都喜欢自己保留发号施令的权力，远程控制振动过程的开始。神甫抽完烟，把烟屁股扔出窗外。马里奥朝着神甫的车子点了点头，神甫的车子停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双车道柏油马路上。“那是你女人？”

神甫顺着他点头的方向看。斯塔尔（Star）已经钻出了那辆肮脏不堪的淡蓝色本田思域，正斜倚在发动机罩上，拿着草帽往自己的脸上扇风。“是啊。”神甫说。

“我来给你看一张照片。”马里奥从牛仔裤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旧皮夹，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交给了神甫。“这是伊莎贝拉。”他自豪地说。

神甫看到，照片上有一位漂亮的墨西哥姑娘，年龄二十来岁的样子，穿着黄色的裙子，头上戴着黄色的发箍。她抱着一个小宝宝，旁边还站着一个深色头发的、害羞的小男孩。“他们是你家小孩？”

他点了点头：“罗斯（Ross）和贝蒂（Betty）。”

他给小孩起的是英国名字。神甫抑制住了自己想笑的冲动。
“长得真好看。”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差点就要跟马里奥说了，但是他适时制止了自己，“他们住在哪儿呢？”

“艾尔帕索。”

在神甫的脑海里，有一个念头正在开始萌芽：“你经常回去看他们吗？”

马里奥摇了摇头：“我一直不停地工作，伙计。我在攒钱给他们买房子。我想买个好房子，要带大厨房的那种，院子里还要有个泳池。这是他们应得的。”

神甫脑海里的念头已经开始成型了。他按捺住内心的兴奋，保持着轻松的语气继续闲聊：“是啊，一栋好房子，配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不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无线电里又传来哔的一声，卡车开始振动。发出的噪声就像滚滚雷声，只不过比雷声更规律一点。一开始发出的是深沉的贝斯低音，然后音调渐渐升高。刚好过了十四秒之后，声音就停止了。

随着一切安静下来，神甫打了个响指。

“话说，我有个主意……不，还是算了。”

“什么主意？”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什么？伙计，你说的是什么主意？”

“你懂的，我就是觉得，你老婆这么漂亮，孩子这么可爱，你却不能经常见他们，这是不对的。”

“这就是你的主意？”

“不是。我的主意是，我可以帮你把这辆卡车开到新墨西哥，这样你就可以回去跟他们团聚了，就这样。”神甫告诉自己，不能显得太过热心，“不过我估计这个办法行不通吧。”他带着“谁管他呢”的口气补充道。

“是啊，伙计，这不可能。”

“或许也不是不可能呢。想想看，如果我们明天早点出发，一起开车到圣安东尼奥，我就可以把你送到那里的机场，说不定你中午就可以到艾尔帕索了。到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玩，跟老婆吃饭、过夜，第二天坐飞机。我可以在拉伯克机场接你……拉伯克离克洛维斯多远来着？”

“九十，可能一百英里吧。”

“我们可能当晚就能到克洛维斯，或者最迟第二天早上。没有人会知道你不是全程开车过去的。”

“但是你不是说想去圣安东尼奥吗？”

糟糕。神甫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去圣安东尼奥只是他临时胡诌出来的。“嘿，我还从来没去过拉伯克呢。”他轻描淡写地说，“巴迪·霍利^①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呢。”

“巴迪·霍利到底是什么人啊？”

神甫唱道：“‘我爱你，佩吉·苏……’巴迪·霍利在你出生前就死了，马里奥。我喜欢他，猫王在我心中的位置都没有他重要。别问我猫王是谁。”

“你开这么远的车，就是为了我？”

① Buddy Holly (1936-1959)，美国歌手和词曲作家。